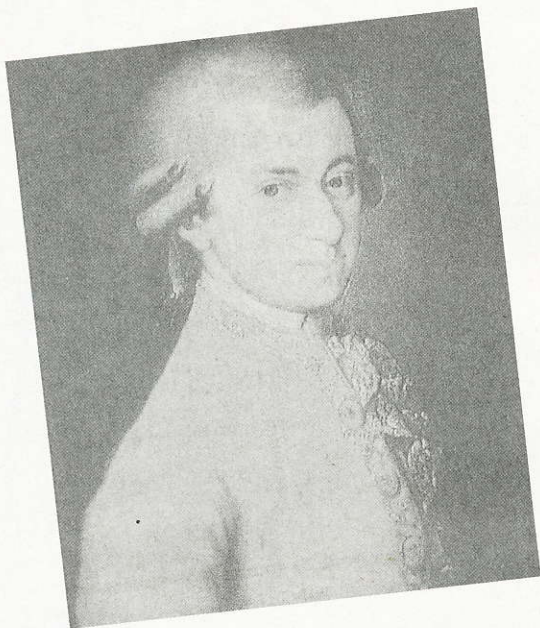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年是莫札特逝世二百週年，世界各地在慶祝。提起「莫札特」這個名字，人們會想起些什麼？

二百年來再沒有一個天才像他，他能用音樂撒滿天風雨，或散一地陽光，能譜最喜悅的微笑，也能雕暗落的眼淚，音符對於他似乎比文字與色彩更具體、更簡單。

莫札特

／段永輝



如此，我們卻不應看莫札特過於所當看的，他留給世人一個被音符美化的結晶世界，裏面並沒有人生的答案，因為「美」並不等於「答案」。實際上許多藝術家們傾心吐膽，常常正是因為找不著答案，以致有徬徨的美、孤獨的美、掙扎的美、憤慨的美……，保羅說：「我真是苦啊，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」

藝術家們往往說：「我不知道誰能救我脫離，但我真是苦的好美啊！」

在基督徒看來，聖經裏另有一個天才與莫札特相似，卻比他更美，就是大衛。這人外面是以色列的王，裏面是牧羊的孩子。他的手能開銅弓爭戰，又能彈琴驅魔。他作曲、作樂器、更是一位傑出的詩人。他和莫札特同有一雙孩子的眼與一副孩子的心。所不同的，莫札特注目人生世界的形形色色，大衛專心仰望神。莫札特因為沒有答案而寫，大衛因為找到了答案而寫。莫札特活到三十多歲淒涼而死，大衛卻「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」。

大衛的音樂都失傳了，僅留下他的生平與歌詞記在聖經中，神又賜他一個名字叫「以色列的美歌者」。什麼樣的美歌？只有讓各人去猜想了。或許有人要說：「真可惜，美麗的音樂失傳了！」不，有的音樂被人收藏，像莫札特，更美的音樂卻被神所收藏。莫札特死了，就不再有新歌，將來到天上也不再有的音樂；然而有一天我們都必要重新聽見大衛所唱的美歌，並且是新歌。

而莫札特被人心儀還不單是因為技巧天成，更因為他非凡的心靈世界，你看他寫天境，高思遠引不用巴哈的繁複；寫人生，坎坎坷不帶貝多芬的匠氣；行雲流水，不沾李白的酒味；愁思滿腔，沒有布拉姆斯的風霜。聽衆忘了他的國籍與年齡，甚至忘了他也是個罪人，被帶進另一個故事天地，像透過一個孩子

的眼，看無解的繽紛世界。

我不知道「阿瑪迪亞」這部電影在史實上的準確性有多少，但有一點可能是真的：莫札特的內在是有些像一個充滿感情與幻想、卻沒有長大的孩子。因著這個特色，使他純真的作品至今仍是演奏家們最高的挑戰，也使我们很難找出另一位藝術家或詩人來與他相比。雖然

聖經雖然說：「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，將來如何還未顯明。」（約壹三：2）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：主若許可，我們到了天上都是音樂家，要「拿著神的琴，唱神人摩西的歌，和羔羊的歌」（啓15：2、3）。若到了那天，神真把莫札特的天才也給了我們，我們是否也能有大衛的心靈，與他一同唱羔羊的歌呢？願我們都能勝過莫札特！